

顧炎武全集

13

阅 览

2428.49
20131
13



顧炎武全集

13

天下郡國利病書(三)

顧宏義 嚴佐之 嚴文儒校點

蘇松備錄

松江府水利已載蘇州府者不重見。

宋宣和元年，兩浙提舉常平趙霖浚松江白鶴匯，又役夫八萬三千七百有奇，圍裹華亭泖爲田。二年八月，罷役。

紹興四年，鹽官丞王珏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，通漕溉田，民享其利。

十五年，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。

乾道二年，轉運副使姜詵開通波大港，港即顧會浦。置張涇堰閘。

七年，知秀州丘密修華亭瀕海十八堰，遂移新涇堰於運港。所謂運港大堰。九年，置監堰官

於亭林。按前志，華亭東南並海，自柘湖湮塞，置堰一十八所，以禦鹹潮。宋政和中，提舉常平官興修水利，欲涸亭林湖爲田，盡決隄堰以泄湖水。華亭地勢，東南益高，西北益卑，大抵

自三泖、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海。雖決諸堰，湖水不可泄，鹹水竟入爲害。於是東南四鄉爲斥鹵之地，民流徙他郡。中間州縣官懼其害，復故隄堰，獨留新涇塘以通鹽運。海潮晨夕衝突塘口，至闊三十餘丈，鹹水延入蘇、湖境上。隆興間，言者復請決諸堰，以姜詵言而止。是歲八月，邑人右正言許克昌力言於朝。時密以太博除知秀州，奉命行視，與令堵觀議，以新涇塘湖勢湍急，運港距新涇二十里，水勢稍緩，於是募四縣夫，移堰於運港。始九月二十六日，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併築堰外諸港及運港之兩岸。東岸自堰至徐浦塘，二十四里十七丈。西岸自堰至柘湖，二十三里。上闊六尺，下闊一丈五尺，高六尺。明年正月，遣御史蕭之敏按視，還奏，詔增密秩，復租九年，以招復流民。又明年正月，遣中使宣諭守臣張元成增築。二月，特設監堰官一員，土軍五十人，置司顧亭林，以防鹽運私發諸堰。後堰外隨潮沙漲，牢不可壞，二州之田，得免鹹潮浸灌之患。

淳熙二年，立庸田司於平江，撩漉吳淞江沙泥，浚各閘舊河瀆渠及松江之張涇、通波、南北俞塘、鹽鐵、官紹、盤龍、蒲匯、六磊、石浦等塘。

弘治初，僉事伍性浚吳淞江中段四十餘里，及顧會、趙屯、都臺諸浦，蒲匯、楊林、新涇諸塘。又議鑿吳江長橋兩岸淤土，以洩湖流。工未畢，工部主事姚文灝代之。

七年，吳中大水。命工部侍郎徐貫與主事祝萃，會同巡撫、都御史何鑑，委知蘇州府史蘭

開浚吳江長橋水竇，疏太湖之水，以及吳淞江，委松江府通判郝希賢濬吳淞江，自帆歸口至分莊七十餘里，以長洲、吳江、崑山、常熟、嘉定等縣人夫，浚白茅港，并斜堰、七浦塘，袤共二萬四千餘丈，并東開鐵鹽塘十八里，西浚尤涇七里。

十二年，松江通判原應宿浚崧子浦，即今崧塘。

嘉靖元年，工部郎中顏如環督同蘇州知府徐贊、松江知府孔輔、蘇州府同知冷宗元等，自下界口開浚起，至龍王廟舊江口止，共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二尺，闊一十八丈，深一丈二尺。又督湖州府同知徐鸞開浚大錢、小梅等港，并沿湖七十二漚，以通太湖之上流；蘇州府通判孔賢開浚趙屯、大盈、道褐等浦，以通吳淞江之上流。

崇禎八年，巡撫張國維督知府方岳貢、華亭知縣張調鼎勘覈滹闕坍塌塘，長二百八十九丈，內患口一百一十九丈，東西兩塘接連患口一百一十七丈有奇，東盡塘五十三丈，官給料價工食銀二萬餘兩，石塘以成。

十三年，岳貢復建石塘二百六十三丈有奇，官給料價工食二萬七千六百餘兩。

嘉定縣志 志有漕糧永折疏、倭變事，未抄。

水利考

言東南水利者，莫不以郊氏、單氏爲宗。然世之相去五百年矣，河渠之乍分乍合，迭湮迭濬，可勝道哉！語曰：「以書御馬者，不盡馬之情。以古治今者，不盡今之變。」善治水者，固以水爲師耳。若謂昔人之法可長用而不弊，必爲二子笑矣。茲所論列，皆長吏可以施行者焉。

海在縣東四十五里，北自黃姚港，南抵上海界，環縣境凡八十餘里。海水鹹鹵，而此地不異江湖，頗有灌溉之利。蓋南則黃浦、吳淞江，北則劉家河，又北則大江注焉。半天下之水，皆洄沿淤激，滌蕩于數百里之內，故與南北獨異耳。夫治水者注之海，則事畢矣。然沿海之民，歲至夏秋之間，不幸遇颶風、霖雨，挾潮而上，漂沒人民廬舍，倏忽皆盡。故至其時，莫不惴惴然，如虞寇至。晉 湖州刺史虞潭築壘于沿海一帶，以遏潮衝。國朝洪武三十二年，老人朱六安具奏海患。工部遣官修築，北接崑山縣，此時未建州治，故云崑山，今則屬太倉矣。南跨劉家河，長一千八百一

十丈，高一丈，基廣三丈，面廣二丈。永樂二年，水官何傳督工增築，高倍于前。成化八年，僉事吳瑞、知縣白思明于寶山北舊壘外又築新壘。嘉靖二十三年，知縣張重又增築其南，直抵上海草蕩，惟吳淞所迤北舊壘，坍塌未修。今數十年來，物力漸訕，有司以工役爲諱，顧不念昔人經營，豈其爲此可已之役哉！創與修，勞逸難易不啻半，猶然莫之省，則且終乞靈於海若耶！

吳淞江又名笠澤江。在縣南三十六里，其源西出於太湖，分爲龐山、九里、尹山、澹臺諸湖，匯於獨墅湖，流爲江。東北至甫里，過夏駕浦，乃入縣境。自顧浦、黃渡而東，至於江灣，又東北至吳淞所城南。凡二百六十餘里，而入於海。嘉定創於宋季，嘗置水軍千人於江灣，專給開江之役。迨勝國，屢經疏濬。然自吳江上流改築石橋，咽喉阻阨，湖水入江之勢彌緩。明興，永樂初，戶部尚書夏公原吉治水吳中，決新洋、夏駕二口，北注江水於劉家河，又南濬范家浜入海之口，上接黃浦，而棄直東百二十里之地不復濬。此時水患孔殷，蓋祖用周文英遺策，先是，郡人周文英建議，謂江流淤塞，天時氣運使然，非人力可勝。欲棄吳淞東南塗漲之地，置之不論，而專意於江之東北劉家港、白茆浦等開浚，放水入海。而識者亦謂之詭時達變。其後，巡撫、侍郎周公忱，都御史崔公恭、畢公亨，工部尚書李公充嗣相繼開江。充嗣又請於夏駕、新洋置閘，事不果行。至隆慶三年，大侵，餓殍縱橫。巡撫海公瑞議興開江之役以濟飢民，獲請於朝。以兩月間，疏縣之黃渡至上海南踰，並加深廣。所費官帑，不過五萬餘兩而已。後十年，御史林應訓繼疏黃渡以西，至崑山千墩，上流江

面亦加闢。又三年，朝廷念吳中水災，用科臣言，特設水利副使一員，專督其役，發內帑十萬金以佐之。於時主者不能因勢利導，強與水爭，築壩之工，十居其九。逮於終事，而岸無積土。於是海公所濬，彌望復爲平疇矣。夫淞江之上流壅，則有汎濫之禍。此昔人所以爲蘇、松、常、湖、嘉五郡憂者也。淞江之下流塞，則失灌溉之利。此今人所以爲嘉、上二邑憂者也。故昔之治江者，導之而南，導之而北，惟恐其不分。而今之論江者，則惡夏駕、新洋之北，惡白蜆諸湖之南，爲其流分勢殺，不足以濡高亢、滌渾潮也。夫欲使江水自西而東，復往日故道，非合數郡之力，必不能任。顧工大則支費難繼，人衆則讒謗易起，事分則心力不一，自非督撫大臣不沮疑畏，不避勞怨，力爲主持，而擇賢有司各爲分任，務臻厥成，則此沿江數百里之民，幾何而不坐槁也？

劉家河即古婁江。在縣北二十四里，發源于震澤，從吳縣鮎魚口，經郡城之婁門，東貫崑山，又東至太倉，環州城而南，與縣交界，又東三十里入於海。元至元間，朱清濬之以通海運。國朝永樂初，再濬，則以救水災。歷二百餘年，下流橫溢，每潮汐之至，境內西北諸塘浦借爲咽喉。以嘉定之土田亢瘠，而其民猶得耕而食，則此河之利居多哉。

城中幹河二。

橫瀝，亘縣治左，南北袤六十里。南自孫基港口，受吳淞江之水，合上槎浦，經南翔、馬陸鎮，入城至學宮之前，爲匯龍潭，方廣數十丈。北出抵婁塘。自婁塘折而東北，由雙塘折而西北，由

公塘，俱入劉家河，而從北直下者浸以微矣。

練祁塘界縣治中，東西長七十二里。往時江湖之水自西南來，澄澈如練，故因以名。其水西從顧浦納吳淞江之流，東折貫于吳塘，又東過鹽鐵塘入城，東抵羅店鎮，折而東北，曰小練祁，入于海。其南一支折而東，合馬路塘，又東合月浦，又東合采淘港，入于海。

西南塘浦之大者，凡十有九。吳淞江岸起，自西境以次東抵橫瀝，北以練祁爲限。

大盈浦南通青龍江，北入吳淞江。

大蘆浦，俗名渡頭。南通青龍江，北徑馮浦，入吳淞江。

青龍江東通渡頭浦，西連白鶴江。

儼儼浦南通蒲匯塘，北入吳淞江。

白鶴江南接青龍江，北出吳淞江。

高家浜南通蒲匯塘，北入吳淞江。

蟠龍江南通蒲匯塘，北入吳淞江。

安亭涇東南通顧浦，北下雞鳴塘。

黃渡浦南通吳淞江，對岸爲大盈浦，北連吳塘。

顧浦南通吳淞江，北貫練祁，又北會吳塘，達戚虞涇。

吳塘南爲黃渡浦，達吳淞江，北貫練祁，出張涇，達劉家河。

鹽鐵塘南爲陸皎浦，入吳淞江，北貫練祁塘，達劉家河。

陸皎浦南通吳淞江，北連鹽鐵塘。

雞鳴塘東通漳浦，西貫顧浦，抵崑山界。

漳浦北通練祁塘，南通淺江。

趙涇西南通漳浦，北通練祁塘。

淺江東南通封家浜，西北通鹽鐵塘。

封家浜南過月河江，出吳淞江，東北入橫瀝。

新華浦西南通吳淞江，東北入橫瀝。

西北塘浦之大者凡七。練祁塘之北，起自西境，東抵橫瀝，北以劉家河爲限。

顧浦。見前。

吳塘。見前。

鹽鐵塘。見前。

按境內之水，以西南爲源，而顧浦、吳塘、鹽鐵塘，則皆南通吳淞江，北通劉家河，界太倉、嘉定之間。方太倉未爲州時，劉家河之南岸，皆邑之北境。自割建州治，而其地犬牙相錯，葛

隆鎮以北，大抵屬於州矣。往顧浦之湮也，夏尚書原吉嘗濬之，下流與吳塘合，濁潮由劉家河而入，積久不疏，僅存一線。永樂中，罷海運，而邑之轉輸改出練祁，自東徂西，凡十三里，而北入鹽鐵塘，往復數十折以達於劉河。潮汐再至，澱於日積。開濬之役，費大工繁。往時爲州者，用奸民之言，謂爲嘉定咽喉之地，我雖不濬，嘉定之人不得不代之濬也，故每一役興，輒至聚訟。夫夾鹽鐵而田者數十里，固以此塘之通塞爲利病，嘉定之人不與也。獨謂往來之途不得不出于此，而欲以長策困之。藉令此說可用乎，則處處當效尤矣。假如萬分一至和塘之在崑山東界者有時而淤，則崑山不當問，謂太倉以東之人不得不代之濬也。其在長、吳東界者有時而淤，是兩縣不當問，謂崑山以東之人不得不代之濬也。丹徒之河，當委之毘陵。毘陵之河，當委之無錫。輓輸之道絕，商賈之事廢矣。此豈爲通論乎！今歲太倉助工銀八百兩，蓋舌敝唇焦而後得之，然實不當所費五分之一，況欲縮之哉！

徐公浦南通雞鳴塘，北通郭澤塘。

黃姑塘西通吳塘，東北經橫瀝入劉家河。

婁塘東通橫瀝，西北入公塘，出劉家河，迤西爲小婁塘，西通鹽鐵塘。

公塘東南通婁塘，西北出劉家河。

東南塘浦之大者凡三十。吳淞江北，西起橫瀝抵江，北以練祁爲限，又自江東抵海岸。

中槎浦南通虬江，西北通和尚塘。

下槎浦南通虬江，北通走馬塘。

虬江東南通吳淞江，西通孫基港。

庾店浦西南通虬江，東通桃樹浦。

走馬塘西通橫瀝，東南由江灣浦入吳淞江。

馬陸塘西通橫瀝，東通楊涇。

公孫涇西通橫瀝，東通楊涇。

西楊涇南至廣福分水墩，北通練祁塘。

東楊涇一名茲涇。東南通涓浦，北通練祁塘。

沙浦東通吳淞江，西通東楊涇。

涓浦東通吳淞江，西通東楊涇。

大場浦南通虬江，北通葑村塘。

彭越浦南通虬江，北通走馬塘。

桃樹浦南通虬江，北通走馬塘。

盧涇浦南通庾店浦，北通走馬塘。

趙浦南通虬江，北通走馬塘。

鷺艫浦東通吳淞江，西通小場浦。

黃泥塘東通吳淞江，西通小場浦。

蘊藻浜東通吳淞江，西通茭涇。

段浦東南通吳淞江，西通茭涇。

江灣浦一名商量灣。南通吳淞江，西通小場浦。

浦缺，南通吳淞江，北通鷺艫浦。

錢家浜一名袁張浜。西南通走馬塘，東通吳淞江。

月浦西連馬路塘，通練祁，東經采淘港入海。

采淘港西北通月浦，東入大海。

馬路塘西北連練祁塘，東連月浦。

界浜西入吳淞江，東入于海。

張家浜西入吳淞江，北爲李家洪海口。

戴家浜西入吳淞江，北爲李家洪海口。

史家浜西入吳淞江，北爲李家洪海口。

東北塘浦之大者凡十一。練祁塘之北，起自橫瀝，東抵海，北以劉家河爲限。

雙塘南通橫瀝，北入劉家河。

黃姑塘西通北橫瀝，東通界涇，北入劉河。

新涇南通練祁塘，北經石家塘，出劉家河。

殷涇塘西通北橫瀝，東通界涇。

華亭涇南通練祁塘，東北經慈溝，出劉家河。

蒲華塘南通練祁塘，東北經慈溝，出劉家河。

界涇南通練祁塘，北合慈溝，出劉家河。

顧涇港西接黃白涇港，通練祁，東入于海。

川沙港南通顧涇港，東北入海。

黃姚港西通新涇，東北合五岳塘，入于海。

五岳塘西連黃白涇港，東入于海。

嘉定幅員不百里，而塘浦陂池，大者以數十計，次者以數百計，小者以數千計，複出多歧，縱橫紆直，至不勝紀。蓋古者治農之官，疆理之密，疏鑿之勤，猶可見也。縣額設簿一員，專董水利。然簿之于民，既未必疾痛相關，而民之于簿，亦未必指臂相使，狗名興役，空文報成，即鏤冰

畫脂無殊矣。故自昔長吏之賢者，莫不以水利爲大政。額故有河夫銀三百兩，曾不當三軍之囊糒，餘更無可轉移，勢不得不取給民力。顧小民胼胝以勤其事，巨室拱手而享其成，故役者常有不樂爲用之意。嘗熟計其便，每歲必以十月預發教于四境，令民各以應濬工役列上，然後躬自巡行，度緩急而舉事，量繁簡而鳩工。衣食之源，貧富貴賤所共也。自非例得優免者，宜倣他邑縉紳家貼役之意，令出財佐之。又必出舍河旁，嚴立期會，分別勤惰，即行法稍峻，不得稱苛。蓋令長身勞怨以慮其始，而後佐貳無私事以掣其權；上夙戒而視其成，而後小民爭趨以致其力。大較居此土者，無一歲之安，終無百歲之計，勢使然也。語曰：「悅以使民，民忘其勞。」是在長民者加之意耳。

張應武水利論

吾邑左浸東海，松江經其前，劉河繞其後，黃浦自東南來，合於松江之尾。昔人所指以爲三江者，皆由以入於海。松江位二江之中，載地既高，而江形又直，建瓴東注，自安亭港至李家洪，紫紆境內百有餘里，塘浦左右股引，足於清水，而亦無壅溢之患。五季以前，江鄉號稱樂土。自吳江石隄既築，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，不足以蕩滌潮沙，松江屢浚屢埋。議者咸思一大治之，廣數里之江，決壅出之口，塞傍分之竇，曠然爲數百年之規。然而物力不給，衆口難調，近乎可

言而不可行。本朝疏浚者五六公，雖廣不踰十尋，通不過數十年，未足厭議者之志。然是江流通一日，則民受一日之利。他日復堙，又當有任其責者。隨時量力以舒目前之急，未可謂非中策也。耳目所及，惟隆慶四年，海忠介公寓賑濟於興作，至誠所感，寮案敬應，富室樂助，役夫競勸，所費官金不過五六萬，疏上海南澗口，至嘉定黃渡，平陸六十餘里，兩月成江，清水奄至，葑泥自去，當時以爲若有神助，非盡人力也。萬曆七年，巡江莆田林公接疏黃渡至崑山千墩三十餘里上流，江南亦加闢焉。萬曆十五年，因水災，用科臣言，特設專官，發帑銀，以開江爲首務。而所任非人，背公營私。初至，見江尚流通，前人之所疏鑿，可攘爲後功，於是不酌群言，不委州縣，不役鄉夫，獨任私人，共圖欺罔。托言以漸而深，惟務築壩，曾不運土，每車庀微乾，稍削茭蘆，即已放水。迤邐而東，起自安亭，至宋家橋，分爲十段。九段畢工，岸無積土，人以爲笑談。末段去海不遠，潮勢湍悍，屢築不成。遂以頑石壓弊舟雜築之，費數千金，幾成而潰。乃試其所製混江龍，聊掩衆目而罷。自知不厭衆心，頗留銀還官，虛告成功，遷官以行。而其所沉木石，留礙江心，潮沙依之，易爲淤聚。未及兩載，海公所疏，復爲平陸矣。自昔開江，未有若是役之無益而有害也。即今萬姓嗷嗷，復思疏浚，如望歲焉。是須廟堂主張，六郡協力，非一邑之所能必也。邑治以四水聚爲形勢，東西練祁，南北橫瀝，形如十字，交貫城中。境內塘浦以百計，支港以千計，東引大海，南引松江，北引劉河，西仰湖澤，四面潮汐，咸會邑城。自松江既堙，清水